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三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粻知良反紋古交反紟其鳩反本又作衿冐亡報反煖乃管反朝直遥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如字與音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王制有此　孔氏穎達曰記者重録之後人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通論陸氏佃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内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

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内則終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一節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廢疾者亦非人不養也

案朱子謂此篇古經而王制漢作是王制采此篇入之也注已前見故此不具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飲食忠養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恐人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言父母雖没終竟孝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況於

父母所愛敬之人乎　方氏慤曰忠不欺其親也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　陳氏澔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

而不切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乞善言德行善言皆記之為惇史皆者皆三代也　呂氏祖謙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

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氣味稍薄矣　張氏怡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惇厚之德故亦有惇史

案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為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有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酬答不懇其必言故史亦為惇史所重原不在言也或曰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

安逸亦通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反熬五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為酏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幷明羞豆糝餰之等淳熬八珍內一珍之名陸稻陸地之稻以陸稻孰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

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依注音模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毋讀曰模孔疏毋是禁止之辭非膳羞之體故讀模　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穎達曰淳毋法象淳熬而為之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炮取豚若將刲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讀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音枯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萑音九苴子餘反擘必麥反去起呂反皽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溲所九反鑊户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孔疏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為牂牂聲相近又字體相似）刲刳博異語也（孔疏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為舟意同而語異）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孔疏謹非泥塗之物聲相近故為墐也）墐塗塗有穰草也（孔疏用之炮豚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

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鄭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孔疏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䍧或亦毛炮全及為脯則䍧解豚亦解也案疏豚全有証䍧解究無証蓋炮之時豚全䍧亦

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醓醢可食也

孔氏穎達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䍧裹之既畢塗之擘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滅沒也小鼎盛膏

煎熬豚胖膏必沒此豚胖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入於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也

存異陸氏佃曰將讀如字若將封之猶如麋執之先儒謂獻麋有成禮如之也為稻粉以下一節釋為稻粉之法

案下言付豚不言付胖似將字不必讀胖但若將二

字究無著不如依注讀牂也為稻粉皆緣豚牂而設故經云以付豚陸謂另作一節非矣蓋經下言豚不言牂者省文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二本或作皽下句

皽作餌

正義鄭氏康成曰脄脊側肉也孔疏脊側肉美今擣以為珍宜取美處

捶擣之也餌筋腱也孔疏皽為皮膜則餌為筋腱腱即筋之類柔之為汁

和也汁和亦醓醢與孔疏上炮豚炮䍧調以醓醢下漬亦食之以醓若醢故知擣珍和亦醓醢　陳氏澔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孰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醓醢　陸氏佃曰異言牛大牲也

案羊麋鹿麕小牛大不能相稱言或以羊與牛或以鹿與牛二物相稱合擣之必用牛者牛土畜補益最多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

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與餌讀如合以為餌煎之之餌言去其餌則當以物為餌孰之可知

案周禮膳夫珍用八物不詳其名鄭注以此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實之吕原明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固本經所有陸氏所云八物亦非本經所無與注疏並存可也但以經言擣珍而謂上淳熬等物非珍後又謂淳亦珍則自相矛盾須知牛羊麋

鹿等八者其物也其所以為珍則在乎淳熬淳毋炮擣八者之精耳至於餌字援下合以為餌則去字如何解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子潛反直蔭反又將鴆反期音朞

正義鄭氏康成曰湛亦漬也　陸氏佃曰期朝謂周一朝　陳氏澔曰絶其理横斷其文理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

而醢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灑所買反

醢音艶又如字乾而食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為醯　孔氏穎達曰作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澤而煎之以醢也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制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總論鄭氏康成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禮糝食也孔疏周禮醢人羞豆之食酏食糝食故云然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通論陸氏佃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

蒙燋又作焦子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膋腸閒脂舉或為巨　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　陸氏佃曰上言養老繼之以此文王世子所謂養老之珍具也

通論呂氏希哲曰上八者所謂珍用八物也據正文

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

注疏非是

存異陸氏佃曰珍用八物其為品六一擣二漬三熬四糝五肝膋六酏言為熬在上為酏在下熬隆於用火也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為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為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是也然則淳熬淳毋所謂糗餌粉餈是與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

凡物以淳為珍

案周官珍用八物原未詳名鄭注既以淳熬至肝膋當之而此經忽雜糝一節於肝膋之上呂陸諸人遂有異同致成聚訟案朱子明言此數節疑有脫誤則安知糝非原在肝膋之下與酏為類而誤錄在肝膋之上乎況本文原無八珍字面亦何容嘵嘵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鄭意八珍一淳熬二淳母三四炮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八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

在糝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讀為餰之然反又之善反

正義鄭氏衆曰為酏以酒酏與稻米為餅　鄭氏康成曰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𩝐矣孔疏似漢時膏𩝐以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　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孔疏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案酏是粥不可為豆實後鄭既破酏為餰仍以為酏

食酏字從酒則先鄭所謂餅即後鄭所謂餥也

總論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邪又凡養老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

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末易曉暢

案此篇依朱子說分析屬之極順若曾子曰一節則

謂承上養老之文者得之盖此篇雖多古經亦必曾子之徒所錄故因記師説以明之其首云后王降德亦記者語見此所錄皆古王者之教耳不必定是朝廷所下教命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

正義鄭氏康成曰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内人之禁令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當夕論夫婦男女及

内外之别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劉氏彛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各正其德業易曰閑有家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　方氏慤曰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椸同杝以支反枷音嫁縣音元楎音輝笥息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孔疏爾雅檝謂之杙在牆謂之楎郭璞云植曰楎橫曰椸同類之物也　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咸皆也　陸氏佃曰枕有篋簟席有襡皆器而藏之　黄氏震曰夫不在謂夫出也此斂藏之事凡少事長賤事貴皆如之　呉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别又當何如

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

髦紒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間徐去聲皇如字與音預齊爭皆反下皆同瀞音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猶至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間衰老無嫌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字衍拂髦或爲繆髮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孔疏此謂卿大夫以下故注云女君

孔氏穎達曰夫婦唯至七

十同處居藏無所閒别若未七十婦雖六十以下則猶閒居妾五十不御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妾恆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方氏慤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敬也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朱氏申曰年未五十尚能孕育五日一御所以廣傳嗣之道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

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疏周禮九嬪鄭注云御女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夫人姪娣卑於兩媵故先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避女君之御日即自當御猶不敢當一夕見星往還　陸氏佃曰鬠用組乃笄又曰鬠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　吳氏澄曰夫婦七十同藏則

不敢藏於夫之篋笥盖年未七十者

案周禮無夫人惟言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數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皆不言數惟昏義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王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相配鄭氏據此謂周特設百二十女官與夏之男官相配又據其數以分進御之日考白虎通義謂天子諸侯皆娶於三國九

女法地之九州又言天子娶於四國十二女法天之十二月則天子之所御者九嬪止矣周官有六卿無三公葢三公三孤不必備大約六卿兼之則三夫人亦不必備必德尊望重外則命公侯之夫人為之內或九嬪兼之世婦內亦或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孤外則命卿大夫之妻兼之故周禮春官有世婦曰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所謂世婦命於奠繭者內世婦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外世婦則內世婦之無定數

更可知矣若女御則后嬪進御之日以給使令故曰掌叙御於王之燕寢初非王所當御也若君私幸之則如衛州吁曰嬖人之子不得與所娶三國姪娣所生之子同非如鄭氏之說也　又案女子年十五即未許嫁亦笄矣豈有既嫁當御而猶總角者陸謂服以御謬吳氏割首二句屬上章亦謬盖此藏字乃寢息之意與上藏字迥别觀敬姜於禮老而愈嚴豈有七十即廢男女内外之辨而衣服可藏於夫之篋笥

者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賢遍反下同姆音茂一音母

復扶又反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疏夫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旁作有感動也夫齊不入若始時使人

問也孔疏今雖動作以齊故亦使人問之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男射始有事也　孔氏穎達曰以下論國君至庶人生子之禮此一節未生至始生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　輔氏廣曰側室是妾之常居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

禮 陳氏澔曰姆女師也

通論方氏慤曰古之人重男女之别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床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存異孔氏穎達曰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 陸氏佃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與

案妻常居適室妾常居側室此只月辰所遷耳疏引左傳反混姆衣服而對亦謂姆整潔其衣乃對以示敬耳非謂姆可服夫人內子之服也　又案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案賈氏新書作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案銅謂律管太宰持升案新書作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案此將卜名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升

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案新書作侍王太子賈誼新書曰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劉向列女傳曰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案蹕跛同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三條可補記文之缺備錄之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朝直遥反射天地食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之言承也孔疏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陳氏澔曰儀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

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孔疏桑與蓬皆質素之物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孔疏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孔疏使其食子須有乳汁

故知時自有子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　劉氏彝曰男子生必卜求吉士負之以行接子之禮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明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天地四方是假桑蓬以申其志焉　方氏慤曰卜士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敬之至也保受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　陳氏澔曰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　輔氏廣曰醴士而不及射

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邪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通論孔氏穎達曰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　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案此止乳食之故止一人若師保則有三母）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畧也　方

氏愨曰桑非弓榦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取用之見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陸氏佃曰嬰兒多類乳母食母豈可不擇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　又曰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案適妾不可解且妾則何敵義之有　王氏肅曰以大牢接待夫人　劉氏彝曰接者繼續之謂諸侯有宗廟社稷人民傳付非輕夫人始生世子有繼續之道故

接引其子俾有立志　陸氏佃曰醴讀如字醴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賓一獻之禮案士冠禮注亦以醴為禮案接即下接子非接夫人鄭王皆誤也劉謂繼續則止可言諸侯世子與下凡接子統大夫士言相碍陸謂禮之以醴於義可通但即禮之以酒亦未嘗不可一獻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接子擇日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孔疏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别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謂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孔疏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知者以下云其非冢子明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用特豚四者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孔疏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與士同故云猶特豚陸氏佃曰國君世子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冢子也是以盛言之盡

其辭焉耳且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偏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盖禮窮則同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幷適庶不同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案接子即上三日始負此又言擇日者或離生日數之或幷生日數之擇其吉者朱子曰或記異聞也孔

謂三日負子之後又擇日似誤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孔疏師慈保各有其事故知上士妻但乳食之此人君養子之禮

也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穎達曰此諸侯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　劉氏彝曰寛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不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

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　方氏慤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則具故喪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　劉氏彝曰世子國之根本弗正厥始終戕其性矣弗淑其習烏能正厥

性俾近於聖賢哉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傅也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丁果反徐大果反鄉去聲楣音眉

正義鄭氏康成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孔疏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午達曰羈孔疏儀禮注云一從一横曰午令女翦髮留其頂上從横各一相交通達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如養禮明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側室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

方氏慤曰角則耦羈則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陳氏澔曰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

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存疑鄭氏康成曰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孔疏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恆在側室　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與夫相對

辨正孔氏穎達曰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亦當然也

案妾以子見父於側室宜也若妾見子於内寢而妻見子反於側室可乎疑此是妻之正寢妻先復己正寢待於房文不具耳故下適寢是往夫之燕寢存異徐氏師曾曰楣棟下横木俗謂之楣枋

案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賈疏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檐為庋則棟為中脊楣乃中脊前後二架之横棟名朱子釋宫所謂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楢也徐氏棟下横木之説大誤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息亮反咳户才反還音旋辯音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告諸母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

案此亦入御而不言御尊妻不敢褻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傳母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夫對妻言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 方氏慤曰孩子咳之則笑故謂之咳 陳氏澔曰說文咳小兒笑聲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 案如孔疏則咳當作頦矣如方說則咳屬子如陳說則咳屬父但父引子頦父作笑聲而子亦笑其義通也或曰使之啼笑聽其聲即知其性情善惡而後名之 妻對夫言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 方氏慤曰左還授

師順陽道也　陸氏佃曰夫曰敬有帥妻曰敬有成

帥之者父道成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

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辯音徧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

丁卯子同生孔疏此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　四閭為

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孔疏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吏則有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案妻已適寢夫遂入寢同牢而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孔疏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以下妾生子見子之禮如始入室知此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孔氏穎達曰此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

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為人舅姑之端也

餘論陸氏佃曰據此閭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閭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王以委之自辟與　黄氏乾行曰命名即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

以應賓興皆始於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鄉朝直遥反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孔疏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注云褖衣者謂子見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人君見世子之禮前

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　陳氏澔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

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子生皆就側室　陸氏佃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可知

案賈誼新書曰帝見世子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記有國君世子生無天子世子生亦錄之以補其闕　又案君世子見於君之路寢庶子見於側室則

君之子非妾出者見於君之適寢可知又此篇文重
在適庶之辨不特妾子名庶子即同適出而非長亦
謂之適子庶子而其禮不得同於適矣以適有繼世
之責故特命之曰欽有帥若執右手則示之事咳之
則示之愛人無不有事子無不愛者不嫌同也賈誼
言天子之妃見世子亦親抱而諸侯世子乃世婦抱
者避天子也大夫不世無嫌故妻親抱之非特以不
抱尊夫人也若服則孔疏展衣為是既見子而入御

易䝉衣何難孔知其非而不駁疏例不駁注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丁歷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寢君燕寢也案后六寢在內王六寢在外諸侯寢在外夫人寢在內此云外者對夫人之寢言非對側室言也若專就王寢言則又燕寢內路寢外無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穎達曰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敕之辭　彭氏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

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通論方氏慤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適子謂世子弟庶子妾子也

孔氏穎達曰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妾之見子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

之妻見適子同
案見子之禮世子於路寢適庶子於燕寢庶子於內寢升降秩然又此經蒙上文妻生子而來其為夫人之子可知鄭氏謂此適子為世子弟是矣謂庶子為妾子非也蓋連言適者異之乎妾子也又言庶者異之乎世子也若曰適之庶子云耳若此庶子果為妾子則下公庶子一條為重出矣孔氏謂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因連文云見於外寢以斡旋鄭注然有君

賜名之衆子使有司名之即咳名之事亦不得從同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為改孔疏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臣先世子生名不改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為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陸氏佃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春秋傳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瘵二山

存疑鄭氏康成曰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孔疏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孔疏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

夫餘御餕婦餘若妾初嫁來夫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婦共食此妾特餕令亦如之也

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孔疏妾賤故謂夫為君　孔氏穎達曰此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妻見子遂適夫寢末即進御後夫入食如養禮乃進御此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輔氏廣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特餕以寵

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其事也

通論陸氏佃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

案妻寢曰内寢則上外寢為夫寢可知妾所常居在適妻寢房側室故於生子不容復言側室且曰見於内寢明乎所居之非寢不與妻同也　又案漱澣夙齊經不言何人以下公庶子準之則其妾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傅姆之屬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　陸氏佃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孔疏君偏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

存異孔氏穎達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

案就側室妾常居側室故就而見之與及月辰居側室者異也大夫之庶子猶見於内寢公庶子幷不得於内寢而於側室者大夫卑適庶子猶相近君尊適

庶子相去遠也諸侯庶子父在生母無服大夫父在為母大功義亦如此　又案天子之妃曰后其世子親抱之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諸侯世子見君不言授社稷於子諸侯社稷聽命於王非所敢專則夫人不親抱世子避王也大夫士妻抱子畢無嫌也鄭謂諸侯尊雖妾不抱子不教之驕惰歟又內官不過九御其秩賜有常如外官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之例四命以下未賜故有賜不賜之異而孔釋為君偏

愛幸不且以淫破義以私亂法乎恐不可訓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穎達曰此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

正寢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孔疏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無所傳重故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孔疏與見庶子同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令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　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下食母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劬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别　陳氏澔曰子三年則免懐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時掌反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食未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張氏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右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

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孔疏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既見乃食辟人君也天子諸侯尊别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孔疏知冢子以下為天子諸侯禮者以上文適庶均見是大夫士禮此有食前食後之不同故知是天子諸侯也未與后夫人禮食先見冢子是急既禮食乃見適子庶子是緩其禮異　陸氏佃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也　應氏鏞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彭氏汝礪曰三月名子自諸侯及庶人之所

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焉

辨正朱子曰此説疑鄭失之承記大夫禮而又别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案此一節通論命士大夫之見子及冢子適庶之别以補前義本文明言自命士以上不應冢子以下忽及天子諸侯也鄭謂適庶子同見以生先後見之則

庶子先生反先適子而見矣同見無別先後倒置聖人適庶之辨必不然也朱子謂見子或早不待三月彭氏謂接子或遲不及三日則接與見二禮本文言見不言接彭恐非也陸應之說益瑣而拘矣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食

上如字下音嗣唯於癸反鞶步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俞然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　方氏慤曰教以右手取其强男

女所同　彭氏汝礪曰同於言而唯直俞婉同於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孔疏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緣而飾之疑而未定故稱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異意同

辨正陳氏祥道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内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為帶特鄭

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

總論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後胡豆反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襦又作儒袴苦故反肄以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名東西也案數謂十百千萬方謂上下前後南北東西凡物皆有名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兄弟以及器用鳥獸草木皆是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曰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也陳氏選曰亦以防奢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孔疏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

之言方氏慤曰必請乃習不敢專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尚左手論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　方氏慤曰書周官保氏六書案周官保氏鄭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計即九數案周官注九數者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方程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通論方氏慤曰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行之出入固欲其讓也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出就外傅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矣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責以事長之禮若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之類　陸氏佃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馬氏睎孟曰以奇乘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曰文以始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　輔氏廣曰襦袴下服不用

帛然則上服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案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傅貴賤異與傳聞異與或原有不必拘者與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熊氏安生曰勺用籥文舞之小者象用干戈武舞之小者　案朱子言勺即酌也酌之詩言於鑠王師似勺為武矣先儒謂惟清之詩為象似象為文矣禮言下管象左傳言象箾南籥象吹以管而舞以籥則勺之為武未可定而象之非武斷可知也成童十五以上孔疏以年尚幼故習小舞大夏樂之文武備者孔疏大夏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故文武備內而不出謂為人謀慮也　孔氏穎達曰二十成人血氣强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博學不教者謂廣博學問不可

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　程氏復心曰射有五案周官注五射者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案周官注五御者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方氏慤曰惇行孝弟前之教讓學幼儀孝弟之道已知之至

此惇而行之期於熟也

通論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

案禮有六吉凶軍賓嘉而不別言之者冠昏喪祭鄉

相見士皆有之即宗廟會同顧為小相未嘗不可習其禮軍亦於田獵習之也前巳言始教之讓禮帥初學幼儀而此云始學禮者既成人乃有事於鄉國之通禮也樂兼聲容歌詩習舞皆於平日講究至於臨用則必因其時地而後施之故無荒謬僭越之患大夏為六樂之一文武具備於既冠後所宜學者非必朱干玉戚而後可舞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孫音遜去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孔疏二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韓詩說三十受兵　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手陽也　孔氏穎達曰四十壯而仕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

為國也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方氏慤曰有室則有父道焉理男事者父道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志也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有命存焉從去在我有義存焉　輔氏廣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善

足以及人矣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餘論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案三十而博學無方先王育才之深使之久而成四十始仕先王用才之嚴不使躐於進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婉紆晚反娩音晚又音萬枲思里反繭古典反紝女金反紃音巡共音恭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出恆居内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孔疏案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為婦功　案鄭注周

禮以婉娩為婦容此又分婉為婦言祭義言婉容婉非言也能言教之愈婦言已在其前矣則周禮注為當存此以備一義可也 紃絛也孔疏紃為繒帛組紃俱條也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 觀於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孔疏未嫁之前於廟外觀納酒漿六者於神坐故云

及女時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右手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 方氏慤曰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紃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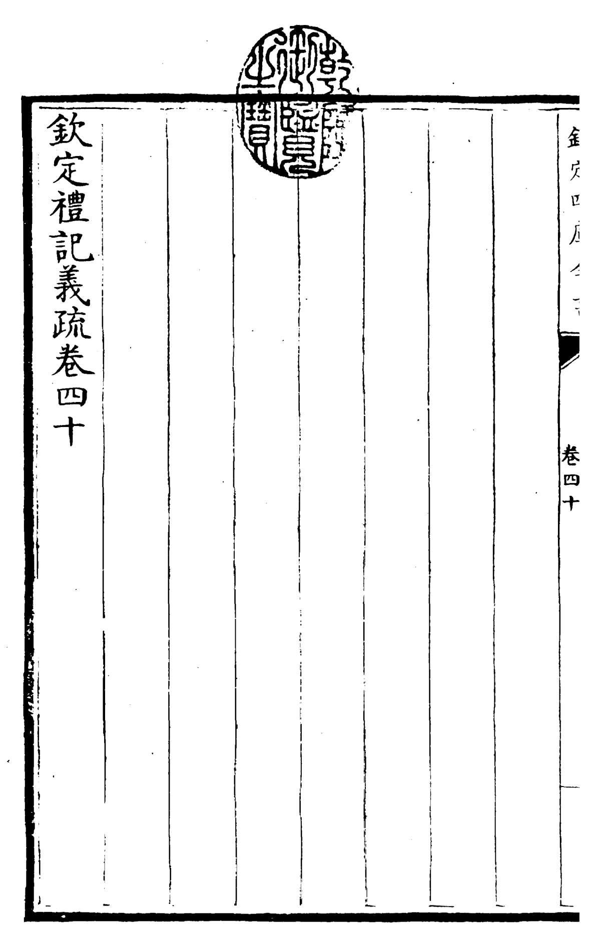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衒右手陰也　方氏慤曰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

嫁之時矣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
案有故不特女遭父母喪也男親迎有吉日而舅姑
死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亦二十三而嫁也
通論方氏慤曰嫁止於二十娶必至於三十者陰以
少為美陽以壯為强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故王
氏謂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而仕
推此可知　黄氏震曰朱子周禮九攆辨惟稽首頓
首為手引頭至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

曰肅拜最輕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案古者席地而坐以手引頭屈伏向地即為拜其勢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拜不同軍中有介胄婦人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俯手謂之肅拜

總論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隂德習女儀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於兆民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四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玉藻第十三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别録屬通論

通論范氏鍾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羣臣受

命於君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愆遽為之變禮深自抑損故涖卜之嚴齊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事君如事天惟能事上斯能臨下矣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也鳴玉搢笏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屈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

食侑食賜爵受爵醫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别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鑾和之聲禮之所興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内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殽核之微而少長賓主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服食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門閾之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几席之必中曲務細行無一物

不在禮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盖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閎深矣

案玉藻者特取首二字以名篇耳其義固不止此劉向別録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又作綖卷音衮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先王之服也孔疏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

雜采曰藻孔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

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有十二孔疏前後各十二旒

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孔疏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

天子齊肩孔疏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

延冕上覆也孔疏以三十升布染

之爲玄霞於板上相著爲一升師注延冕之霞在上是也 玄表纁裏 孔疏周禮三入爲纁四入爲朱朱纁同類 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疏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袞 周氏諝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龍袞體天道也則天數體天道然後爲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五內大裘而外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袞爲祭先王而玄端爲祭先君 陳氏祥道曰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也　方氏慤曰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内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爲節惟天子爲能備天數也　馬氏晞孟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通論賈氏公彦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

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　馬氏晞孟曰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於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馬氏端臨曰冕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其秩至

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於子男之大夫乎　楊氏復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鷩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體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

案冕五則服亦五天子服五陽也王后服六陰也周禮天子無六服名鄭氏加以大裘故謂之六其實冬內必用裘夏內必用葛司裘言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總言冬至祭天必服大裘而加衮服耳非以大裘别爲一服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端鄭讀冕馬如字下

諸侯玄端同朝直遥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爲

國門也孔疏朝事儀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門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孔疏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也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孔疏亦如明堂每月異所方氏慤曰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

猶迎氣之於郊歟

通論孔氏頴達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　張子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告朔之處告祖

而行　馬氏睎孟曰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事爲功而主於北故也　又曰告朔告於廟聽朔聽其事天子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　孔疏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

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玄衣而冕冕服之下　孔氏頴達曰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　方氏慤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何也盖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加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　馬氏睎孟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

采五就乘大輅載大旗而旗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
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黄鍾大吕
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
以齊燕之玄端祀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
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虞以大采爲五色之繅藉而其
服則衮其説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
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會周禮也
案玄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别者不畫則

止謂之端晝則曰衮曰鷩曰毳曰希曰玄而無端名此記言玄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朝日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祀之玄冕故又疑玄端朝日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即鄭說而小變之以爲玄端而加玄冕則亦鄭說耳或又謂玄端即指有晝者言以爲玄端即衮冕此與周禮言衮言鷩之例不符要惟鄭孔爲近似但朝日玄冕究未敢安特並存之以備考云

存異鄭氏康成曰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孔疏以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皆告以在明堂中故知配以文武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非也

案天子聽朔於明堂告朔亦必於廟則告朔時其帝及神不與也且明堂饗帝配以文王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不與也鄭氏創其說而孔氏附之非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闔胡獵反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案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竟一月孔氏穎達曰閏非常月無恒所聽之事於一日耳其餘日則居燕寢也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案闔門當依鄭注爲明堂門中無疑但聽朔於明堂者暫而一月之事非可卒辦故注又云還處路寢門

終月還處亦謂聽事於寢門之中非寢於寢門之中也周官六寢惟小寢五爲休息之所五寢以時分不以月分則閏月何嘗無所繫之時乎闔左扉何也葢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而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旋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禮之時爲大而順次之者固當如是非獨爲左陽而右陰也路門布政之門聽朔於明堂而闔左扉還處於路門而亦必闔左扉

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餕音俊大音泰酏以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　孔氏頴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

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

鐘鼓　方氏慤曰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牢朔月大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爲本上水則貴本故也　周氏諝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弁用皮者貴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

餘論陸氏佃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楚語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其舉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鼎十二物不必皆大牢也禮君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牛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簋飲養陽氣食養隂氣也

案凡殺牲盛饌即曰舉周禮日舉即此日少牢也楚語舉以大牢即此朔月大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

故於六飲去涼醷涼者氷水夏暑飲之非常飲也醷酸亦醢之類非常飲也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飲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瞽音古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左史右史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孔疏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當右史所書右陰陰主静也瞽樂人也孔疏御侍也以瞽人侍側幾猶

察也察其哀樂孔疏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

通論孔氏頴達曰周禮五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言語之事故爲右史酒誥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鄭注掌記言記行是内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

楚左史倚相是也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陳氏祥道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内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宫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盖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

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　陸氏佃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善言卜幾聲精矣

存異陳氏祥道曰周官典同言髙聲硍下聲肆正聲

緩則所謂中聲者一適於正緩而已盖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盖本諸此然則御瞽察樂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上非中下亦非中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爲哉

案周官對正聲而言故高下俱失其正若謂上下則幾而中聲即可不幾則神瞽之所考者謂何陳氏之論似是而非且此記特辨其哀樂以知政之得失耳

與中聲之義又有別矣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貶損也　孔氏頴達曰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鄭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也　此天子諸侯罪已之義

通論孔氏頴達曰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其臣下助君禱請之時乃素故司服玄端素端注云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馬

氏睎孟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

總論范氏鍾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十二天數也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来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向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

食順以質也餕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正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爲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齋服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也言動有書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惟樂不可以僞爲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也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雍雍肅肅周旋中禮矣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内朝禆禆支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端祭先君也孔疏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鄭注王制玄衣養老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天子諸侯以朱爲裳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黄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則名玄端不得名朝服禆冕朝天子也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孔疏案覲禮侯氏禆冕鄭注禆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禆是以緫云禆冕皮弁下天子也孔疏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内朝路寢門外之正朝孔疏以下文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孔疏太僕掌燕朝之服位注燕朝朝於路寢之

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注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内是三也諸侯三朝已見於文王世子疏

劉氏彝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亦當爲冕孔疏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

孔氏頴達曰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

尊彛云朝享是也聽朔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是也案朝享月祭與告朔無干　戴氏侗曰禆冕冕服之次諸侯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衮則服驚侯伯當驚則服毳　馬氏晞孟曰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王之禆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孔子冠章甫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爲禮記者所以有玄端

以祭之說歟

存異鄭氏康成曰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孔疏案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　方氏慤曰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止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案燕朝為路門內之朝此記指路門外之朝疏說甚明方氏之說非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

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襚禮自堂受玄端則朝服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黄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案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玄端爵韠是異以韠不以裳

案天子之服必十二章以則天數上公則止九章鄭據左傳三辰旂旗句謂登日月星於旂則服去三章而止九將畫黼於扆畫雉於門而山節藻梲服并去此四章而五乎上公九命九章自袞冕而下侯伯七

命七章自鷩冕而下子男五命五章自毳冕而下大國之孤四命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不過三命自玄冕而下士一命無冕自皮弁而下此皆在外者也其在內則三公八命猶鷩冕故曰三公一命衮卿六命猶毳冕大夫四命猶希冕上士三命乃玄冕在內屈也其出封則皆加一命在外伸也未出封加衮以前則在內公卿之冕服自應比在外諸侯降一等既出封以後則冕服繫王命所加入朝時自應如周禮大行

人九儀之命上公九章而服衮侯伯七章而服鷩子男五章而服毳夫亦何嫌而必降服其次如戴所云乎出封加命之諸侯若以入朝而必降其服將何以别於在内公卿未之加命者乎且禆有埤陪之義又卑也副也凡冕以一上者爲正其餘卑者爲禆天子衮冕十二旒爲主爲正衮冕而下爲副爲陪諸侯冕服通稱禆冕王朝卿大夫士亦如之故曾子問云大祝禆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覲禮云侯氏禆

冕侯氏以入朝而見屈於王豈大宰大宗大祝亦必降服其次乎其總稱裨冕者以服衮服鷩服毳之諸侯同時入覲服章非一故以裨冕括之亦猶五玉總稱爲瑞云爾况弁師天子十有二玉朱子謂天子雖與諸侯同冕而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衮冕九旒九玉自有分辨鄭孔之說何疑焉至魯君用天子車服乃僖公所僭與魯公何與鄭孔附會則非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辨如字徐扶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疏據君故服玄端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　陳氏祥道曰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劉氏彝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

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葢有所自焉　陳氏澔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案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大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

所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大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恒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釋服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應門之内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臯門若魯則雉庫路入者入雉門也

案諸侯無臯門疏誤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羮夫人與君同庖稷食食音嗣庖步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孔疏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孔疏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孔疏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有夕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孔疏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疏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稷食菜羹忌日貶

也孔疏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 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疏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 方氏慤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三俎者或羊或豕而已案特牲用豕此傳寫之誤 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朔月少牢固以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故也俎薦牲肉天産故用陽數之奇簋盛黍稷地産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

爲食特以稻粱爲上而稷爲之次耳非不以菜爲羮特以雞犬爲胾而菜爲芼耳今乃食止以其次羮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此常食也若禮食則兼用簠數更多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下大夫六簋上大夫八簋

周禮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十二

存疑方氏慤曰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荆

公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食之餘禮餕餘不祭

以餘膳祭非敬也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

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深衣敘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

矣夕燕居之時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

燕息若端朝事也

案周官膳夫贊祭注言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與此正同盖朝所祭者肺此所祭者牢肉就全牲言則以此爲朝食之餘非前所食者之餘也王安石以餕餘不祭疑此所祭者是魚鳥非牢肉誤矣又上文玄端敘卒食之下是可知天子雖卒食猶朝服卒食後乃玄端也而陸氏佃顧謂天子亦夕深衣何耶且下朝玄端夕深衣據大夫士而言正以不敢上同於天子昭其辨也豈以相備哉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於萬反踐依注作翦子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孔疏若賓客饗飯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孔氏穎達曰弗身踐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 方氏慤曰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應氏鏞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

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存異孔氏穎達曰此君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　陸氏佃曰踐如字血氣之類蓋

若螻蟻

案孔謂天子日殺一牛顯與本文日少牢朔月大牢背陸謂螻蟻不可踏則婦人之仁矣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闗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於既反搢音箭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不舉者爲旱變也君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孔疏爲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闗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闗但譏而不征孔疏雖非凶年亦不課税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

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孔疏恐有傷損於物不賦斂也造謂作賦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遭凶年之禮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租以其凶年故不課稅

馬氏晞孟曰古人謂辰角見而雨畢則至於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寶莫期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揞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寛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寛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

陸梁以通川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　朱氏申曰關梁人之所運其利微故其稅曰租山澤地之所産其利愽故曰賦　輔氏廣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湟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爲宮室可知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

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存疑鄭氏康成曰至於八月建子之月盡建未之月也孔疏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成災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劉氏彛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君人

者知其由已之致也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於七月不雨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跡書以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爲災故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爲災者此曰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後儒惑於三傳不然則誤且繆矣孔氏穎達曰土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三鬴則猶興土功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

用二日無年用一日稾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也案年不順成亦大槩謂凶歲耳不興土功謂不造城郭宮室若無年猶有一日之役則凡小力役亦是不必土功也案周八月夏六月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者言至此月不雨尚未至年不順成也而君已爲之不舉見其敬天勤民之至若據春秋至七月不雨不爲災至八月乃爲災而君不舉之說猶未協經義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疏此尚書金縢文孔氏穎達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占

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龜從墨而大坼稱爲兆廣從墨裂其傍岐細出稱爲兆璺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案此即五行之兆象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

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案君定體即以此定其吉凶

通論方氏慤曰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存疑吳氏澄曰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案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就龜腹板爲圖如書言我卜瀍水東澗水西又卜瀍水東惟洛食是必

圖瀍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吴氏説乃既坼後加以墨全非史所能定矣疑疏説猶爲近之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孔云君下或有齊字幦音覔詩作幭周禮作幎徐苦荻反犆依注音直齊音齋上鹿字或作豹

正義鄭氏康成曰幦覆苓也孔疏苓即式也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複但古字耳三者同也如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

犆讀皆如直謂縁也此君齊車之飾孔疏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

知此君齊車之飾也但無文以言之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疏據此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詩淺幭以虎皮爲幭此或緣以虎皮即謂之淺幭歟陳氏祥道曰軾之制有衡以横乎上有楯以直乎下辟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麛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爲威小矣齊於朝其

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洿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於君故也　方氏慤曰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齊右謂金路爲齊車則王固以金路齊也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　吴氏澄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

皮爲辟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麛辟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徐氏師曾曰鹿善羣豹文炳取其協恭而有文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車式以苓爲之有竪者有横者故考工記注云轛式之植者衡者也　又曰皇氏云詩淺幭與玄衮赤舄同文知亦齊車此用羔幦是異代

禮槩韓侯來朝而賜之必命車也此以為齊車又謂為異代之禮不知何據　方氏慤曰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幦虎犆以齊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鞹鞃淺幭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犆矣蓋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　馬氏睎孟曰周禮以金路祭祀㑹同賔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然則羔幦虎犆殆諸侯之禮歟

案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別而幦與犆盡同歟據

周禮喪車且有五等木車犬複疏飾素車犬複素飾藻車鹿淺複革飾駹車然複髤飾漆車豻複雀飾安見祭車朝車反無辨而同複同飾歟則周禮巾車一職大有闕文而此一節言齊車朝車亦多闕誤蓋朝必降齊一等而士必降大夫一等無緣大夫之齊大夫之朝士之齊俱鹿辟豹犆别數之而仍重言之也芮城定本作大夫齊車豹辟豹犆其朝車與士齊車鹿複豹犆芮氏博極羣書或有據 又案孔以答即

式是已又言以荅爲之何也荅是何物可以之爲式乎且言式有直者有横者盖不可解式車前横木其直者謂之軿式無直者也

君子之居恒當户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户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通論方氏慤曰孔子將病猶當户而坐君視之猶東

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儀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盥音館靧音悔櫛則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絺丑疑反綌去逆反杅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方讀如字屨九具反本又作屨

正義鄭氏康成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

孔疏以新沐氣虛補益其氣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孔疏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爲飲設故知是羞籩羞豆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孔疏浴竟出盆踐蒯席上亦刮去垢也連猶同也案同謂此洗足與浴同用湯也疏又以連爲釋謂同用湯則垢釋耳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靧沐皆粱也樿白理木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

之禨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禨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連猶釋也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　方氏慤曰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杅以木爲之蒯茅類蒯澀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輔氏廣曰衣布如今之浴衫晞身乃屨屨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通論馬氏晞孟曰内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賔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葢禮以情制德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德澡心於其内也

總論應氏鏞曰沐先稷而後粱櫛先樿而後象浴巾下絺而上綌席先蒯而後蒲葢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故先用其粗者及整治之後則用潤養之功而已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

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反煇音暉

正義鄭氏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如復命覆奏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珮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氏穎達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又解云有地大夫故用象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

習儀竟行步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案有地大夫用象以後言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推之）

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爲也必先戒

陳氏澔曰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通論馬氏晞孟曰孔子於哀公三日齊而後請伐齊諸侯於王畿泰山具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

臣見君之禮可見矣
餘論朱子曰漢初有秉笏奏事　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
存異吳氏澄曰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案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於中儀容發於外煇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

一心結也如吳說則登車已有光至公門大明矣非辨色始入　又案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是不必專謂爲諸侯朝天子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荼依注音舒詘出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

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穎達曰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荼後直下角方正大夫士又杼其下廣二寸　陳氏祥道曰天子於天下體無所屈故體必方正諸侯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前詘後詘　方氏慤曰玉之廷者爲珽左傳袞冕黻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

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搢謂搢之於紳也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案紳帶之垂者帶可搢笏紳不可搢紳當作帶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亦笏也謂之珽孔疏以下文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孔疏玉人注云大圭或謂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孔疏齊人謂椎之珽

頭爲終葵是謂無所詘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孔疏引証珽是玉明自炤者内含明也　陸氏佃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周氏謂曰笏二尺六寸考工記大圭三尺兼上終葵首言之珽六寸單指終葵首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受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

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𤰞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宫大夫以下曰寢

辨正朱子曰周禮典瑞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案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爲一爲鄭氏之説者曰珽玉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

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珽明矣第珽與大圭固二而陳氏以珽即笏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之荼前詘後直大夫前後詘笏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爲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盡以玉爲之而但辨其直殺耶則珽與笏亦不得混

爲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又似珽荼之用同於笏者或天子有珽有玉笏接諸侯則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荼示上詘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笏歟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御荼則必有所御乃用之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爲於僞反躐力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引卻也退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食則齊者爲汙席也　孔氏穎達曰臣侍君坐若側傍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傍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君

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方氏慤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讀書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

孔氏穎達曰案鄉飲酒禮賓席於戸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也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

案上二句言侍君之席下因及師弟賓主之席盖講

說與食則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無南面之席惟有東西相向之席講說則書策在席前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為此故也徒坐不盡席尺以示謙也讀書食則與席齊以豆去席尺書亦猶是也

存異陳氏澔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八字當作一句

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逺固

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寛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　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案登席不由前疏引鄉飲酒禮於義不符陳氏必以八字爲一句其說尤繆曲禮云毋踖席摳衣趨隅不趨隅尚不可而獨可由前乎盖升席有從下者有從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讀書食則齊依疏爲句豆去

席尺舉食席以例書席肴文也石梁王氏説更支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扶晚反辯音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食則不祭雖見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

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禮食未飱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飱故臣亦不敢飱而先嘗羞嘗羞畢啜飲以俟君飱臣乃敢飱也若有嘗羞者臣侍食非君所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君自有膳宰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者飲

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徐氏師曽曰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飧知然者以在品嘗之前也　陸通論方氏慤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　陸氏佃曰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覆芳復反飧通作湌從夕者夕食也從水者水澆飯也皆音孫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孔疏意欲嘗遠且從近始辟貪味也覆手以循咡已食也孔疏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殽粒汙著之也飧勸食也孔疏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疏三飯三度飧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氏穎達曰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容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

止品徧也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君未覆手不敢飧侍食者悉然也君饌已徹則臣乃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已之所得故自執之以授從者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　余氏心純曰飧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徹皆視君節以執臣禮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君與己禮食不敢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賔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徹飯齊以授相者若賔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俿卑 侑音又 俿虛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孔疏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孔氏頴達曰此因上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侑食不盡食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傣厭也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也　方氏慤曰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

通論輔氏廣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魚斤反油音由本亦作由鄭於斯字句禮一字句王肅本無已字及下油字於言字句言斯禮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肅敬貌洒或

爲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説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虚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者謂顔色肅敬如似洒然既受二爵顔色稍和故言言皇氏讀言爲誾義亦通也油油者言侍君小燕惟止三爵顔色油油説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脱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

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輔氏廣曰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方氏慤曰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

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燕禮據大飲法此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馬氏晞孟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

此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畧也　朱子曰詳畧不同皆宜參考　應氏鏞曰古之君臣以情相與於其閒燕命之侍坐賜食賜爵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嚴其分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

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爲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古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飧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存異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語必以禮也

案鄭王二說義皆可通但王說言字頗鑿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椸士側尊用禁上陳澔本作尚椸於據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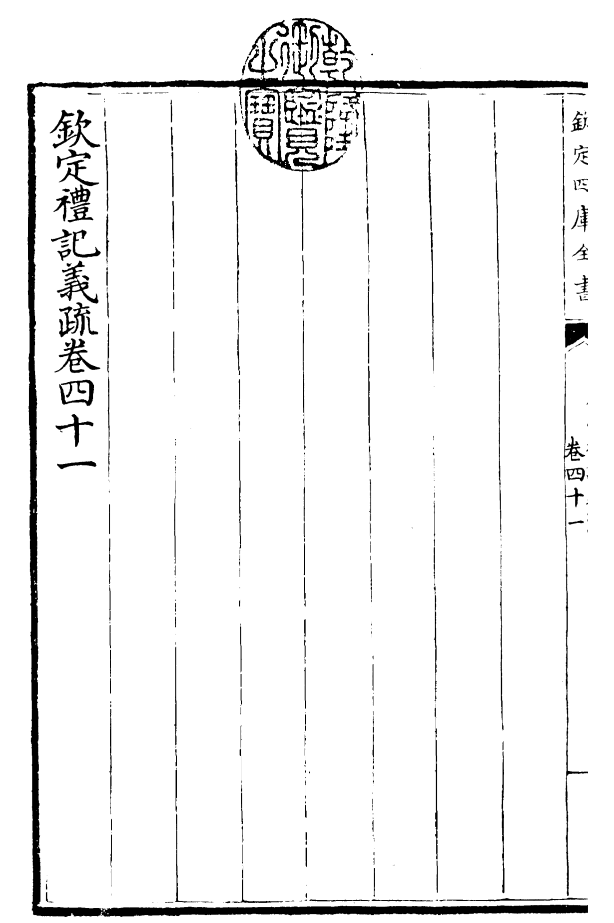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也

椸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椸是以言椸孔疏案鄉飲酒禮設兩壺於房户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椸故知椸是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椸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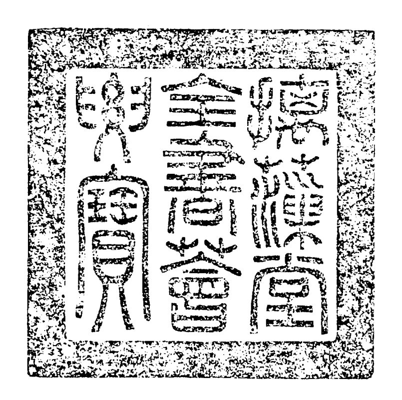
孔氏穎達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

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故惟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閒傍側夾之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　方氏慤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　陸氏佃曰禁即棜也變棜言禁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祼孤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於房戶之閒無玄酒外尊於内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